

一审:陈华英 二审:张明 三审:陈鹏 美编:邓楚旺 校对:郭海龙

郴州“峰”景 镌刻足迹

参赛者: 武正源 (湘南学院)

身为北方人,血脉里奔涌着平原风沙的粗犷。初到湘南,便被莽山的奇绝吸引,当我路上东门的缆车,这份向往便化作了震撼。

钢索铮鸣,缆车飞渡,短短十五分钟便攀升千余米。窗外,五指峰崖壁擦身而过,深谷云雾吞没喧嚣,只余山风呼啸。莽莽群峰撞入眼帘,那份磅礴瞬间刺穿想象,刻下最初的烙印。

机缘巧合,让我在莽山花季成了常驻的“卖花郎”。竹编花篮沉沉地勒在肩头,留下一道道红痕,成了我岁月最深的印记。我无数次踏上那条悬挂于绝壁的云栈道,在花影摇曳中,当起了栈道上的“飞花郎”。

“云栈虹桥通瑶台,奇峰捧出杜鹃来。”“今日啊,小生不为贩花,只为觅得知音,不知哪位客官,愿来接我一飞花令呢?”我笑着招呼游客。“飞花令?行啊!‘春城无处不飞花!’”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清脆地接上。“厉害!这枝红杜鹃归你啦!”接过花枝时,她脸上的笑容比花还耀眼;有时,孩子歪头憋出一句“花落知多少”,惹得众人大笑;有时,老者悠

然吟哦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,带着岁月沉香。每一次对答,每一次递花,那瞬间的惊喜和笑意,都像暖流熨帖着我这个异乡人。栈道转角,“花婆婆”踏着鼓点与游客斗舞,彩衣翻飞;瑶家姑娘亦足攀上刀梯,洒下漫天花雨,惊险又惊艳,溅起满山喝彩。那一刻,巍峨的莽山仿佛借了“花神”的灵气,与凡尘共醉春光。而我,是这春光里传递喜悦的小小信使。

我的足迹熟悉栈道每一寸木板。山中气象诡谲,尤以清晨雨后云海最为壮阔。我曾在天未亮时登上小天台守候日出。山风刺骨,脚下是无边云海,群峰如岛。红日跃出云海,金光万道,将一切镀上神圣光辉。山雨初歇,薄雾缭绕林间栈道,行走如入仙境。这些美景刻骨,但更灼烫我胸膛的,是背着重重的花篮,在云雾中穿行,与一张张陌生笑脸相遇的清晨——那每一次眼神的交会,都是莽山无声的脉动。

暮春喧哗散尽,我仍数次归来。小雪初霁,索道载我刺破云层。天地素裹,万树琼枝。栈道覆霜,通往小天台。朝阳穿透冰凌,折射出七彩光芒。但这冰

晶世界的静谧,也让我无比怀念春日沉甸甸的花篮,栈道上鼎沸的人声和朗朗的飞花令。

在湘南学院求学近两年,回头细想,心灵深处最滚烫的烙印,不光是绝顶风光,还是肩头被竹篮勒出的红痕,是与游客对视时拂过耳际的温热南风,是递出花枝时对方眼中绽放的惊喜——那是用“卖花郎”的双脚,一步步丈量、用一次次真诚互动换来莽山的体温和心跳。

从此,莽山于我,不再是一个地名,它是我在南方群山中,用汗水、笑声和无数个“飞花令”的瞬间,亲手认领的精神故园。纵使终有一日北归,我亦将永远怀抱这座云中翠嶂,如同怀抱一束扎根心底、永不凋谢的红杜鹃——那是属于我的莽山,是花篮的重量,是飞花的韵律,是镌刻在心头的南岭印记。

栈道尽头,倒影池静卧如深眸。澄澈的水面,倒映着五指峰与苍穹无言相拥。我卸下卖花郎的竹篮,却已将整座莽山的烟霞云霓、笑语花光,尽数纳入行囊。从此,每个异乡的立夏,心底必有一簇红杜鹃,破开记忆的霜雪,灼灼绽放。

遇见郴州

参赛者: 李德铭 (河北美术学院)

人杰地灵的郴州,土生土长的我。我是它的“孩子”,它如同我的另一个“母亲”。这里的山水从来大方,把清晨雾的软、湖水的亮、红岩石的暖,还有千年的故事,一层层晕开在湘粤交界的山窝里,铺成了一幅能摸得着温度的东方画卷。

我路进苏仙岭时,早上的雾还没散,绕在树枝上软乎乎。青石板台阶上沾着小水珠,踩上去会轻轻滑一下,青苔顺着石缝往外钻,给老台阶绣了圈绿边儿。这座被叫作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的山,用千年的雾当茧,把神话故事揉成丝,把郴州的神秘和温柔裹得严严实实。

要说郴州最让人记挂的景,东江湖肯定要排第一。每当早上雾漫过湖面时,那片水就成了仙境的画布——薄得像纱的雾铺在水上,一会儿聚成软软的棉团,一会儿散成飘着的丝带,东江湖就像蒙着面纱的姑娘,眉眼间全是温柔。突然,一艘小渔船从雾里慢慢飘出来,渔夫站在船头,胳膊一扬,渔网在空中划出好看的弧线,溅起的小水珠在晨光里闪着碎碎的光,一下子成了这幅水墨画里最鲜活的

一笔。等太阳钻破云层,金色的光洒在湖上,湖水变成了流动的翡翠,岸边的青山、白墙黑瓦的村子,连天上的云,都稳稳地映在水里,跟着波纹轻轻晃动。

瀟溪书院是我能和千年前的学者对话的小窗口。青灰色的砖墙、翘起来的屋檐、院子里的老莲池,每一样都在诉说着这里的故事。周敦颐以前在这儿讲课,他写的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莲花,现在还在池子里安安静静地开着,花瓣上的露珠滚来滚去,像在接着说千年前的道理,教育着身为学生的我。

沙洲村让我懂了“半条被子”里的温暖与信念。当年红军和村民一起共渡艰难的故事,早变成了村口老樟树上的年轮。现在的沙洲村,青砖黛瓦的新房子排得整整齐齐,宽阔的柏油路通到远处,村口的文化广场上,小孩追着跑,老人坐在石凳上聊天,笑声飘得老远。走进“半条被子的温暖”陈列馆,玻璃柜里的旧棉被虽然颜色淡了,却还能让人感觉到跨了好多年的温暖——它不只是一段历史的见证,更是一颗初

心的样子,感染着每个人,使吾辈为人民奉献的决心如磐石般坚定。

说到郴州的味道,那就是一场舌尖上的惊喜。早上的街上,栖风渡鱼粉的香味最勾人,一口吃下去,暖意从舌尖传到手脚尖,一下子把早上的凉赶走了,也给新的一天攒满了劲儿。

临武鸭更是郴州味道的代表,用秘制卤料卤制后,鸭皮亮亮的,肉嚼着紧实,咸香里带着点甜,让人忘不了。

等瓜果熟了,永兴冰糖橙就是最甜的礼物,剥开橙皮,果肉亮晶晶的,放进嘴里一咬就化了,甜得像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。

从苏仙岭的雾中秘境到东江湖的水墨风光,从瀟溪书院的千年文脉到沙洲村的红色记忆,从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到山里村里的老味道,郴州就像一本被时光浸润的厚书,每一页都藏着惊喜。每一次和郴州相遇,都是一场跨了千年的浪漫——遇见它的雾,遇见它的故事,也遇见藏在山水褶皱里,那个又暖又厚重的郴州。

年少识得郴滋味

参赛者: 袁梓权 (郴州市第二中学)

指导老师: 李小菊 (郴州市第二中学)

每个周日的清晨都宛如一首悠扬的散文诗,静谧而美好。那天,城市仿佛还沉醉在甜美的梦乡,晨雾如轻柔的薄纱,在大街小巷间悠悠飘荡,迟迟不愿散去。

睡眼惺忪的我,被一阵清脆悦耳的铜壶倒水声轻轻唤醒。那声音,宛如山间清泉,透过雕花木窗的缝隙,丝丝缕缕地钻进我的耳中,挠得人心痒痒。我怀着好奇,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,只见父亲正虔诚地躬身侍弄着那套祖传的茶具。

紫檀茶盘宛如一位沉稳的老者,静静承载着岁月的故事。三只汝窑天青盏整齐地排列其上,盏底那层若有若无的釉光,恰似昨夜郴月留下的深情一吻,散发着如梦如幻的迷人气息。父亲一边熟练地摆弄着茶具,一边嘴里念念有词,那是我听了无数遍却从未厌烦的口诀:“牛奶要沿红泥火炉壁旋三圈半,茶汤得用飞天山溶洞水醒三次。”每一个字,都像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神秘咒语,饱含着家族传承的温度与对郴州茶文化的深深敬意。

父亲缓缓打开了话匣子,给我讲述起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1998年,那场如同恶魔般肆虐的特大洪水,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,无情地吞噬了家中近半的藏书。然而,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有着别样的安排,一本泛黄的《苏仙茶经》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。当父亲轻轻翻开扉页,“文史馆藏救文

献”那枚朱红的印章映入眼帘,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,瞬间点亮了那段灰暗的记忆。

父亲指着一张已经泛白的工作照,眼神中满是怀念与自豪:“孩子,你瞧这苏仙桥的青石栏杆,上面精美的莲花纹,可是照着南禅寺的古碑拓片一点一点凿刻而成的。”照片里,28岁的父亲风华正茂,他赤脚站在齐膝深的江水中,手中紧紧握着测绘仪,那专注的神情,宛如一位沉浸在创作中的画家,正用手中的“画笔”,为苏仙桥勾勒着重生的壮丽画卷。每一道线条,每一次测量,都凝聚着父亲和无数建设者对家乡的热爱与执着。

去年深秋,我与父亲一同漫步在四清湖生态公园。阳光温柔地洒在湖面上,波光粼粼,宛如无数颗钻石在水面上跳跃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珍藏多年的“治湖标兵”奖章,那奖章在阳光下闪烁着质朴而耀眼的光芒。他的目光望向花岗岩亲水平台,仿佛穿越时空,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。

“那时候,每个人都怀着了一颗为家乡建设奉献的心,再苦再累都没有人抱怨。”如今,湖水清澈见底,倒映着无人机植树的现代科技画面,仿佛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。生态监测站的电子屏上,中华秋

沙鸭种群数量上升的数字,如同一串串跳动的音符,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乐章。父亲布满厚茧的手指轻轻在屏幕上缩放画面,看着波纹间跃动的灰背,他感慨地说:“你看,这多像古籍里记载的‘玄甲巡江’啊,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,四清湖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”那一刻,我从父亲的眼中看到了欣慰,也看到了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

黑陶罐里,白毛茶在沸水中舒展身姿,宛如飞天壁画中的飘带,轻盈而优雅。袅袅升起的茶雾,如同一层薄纱,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苏耽跨鹤飞升的传奇画面,那画面在茶雾中若隐若现,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就在这时,我的思绪被一阵奇妙的声音打断。我仿佛听见了千年前韩愈被贬谪过境时,那哒哒的马蹄声,由远及近,又似乎听见了高铁站清晰的播报声:“郴州西站到了。”这两种声音,在时空的长河中交织回响,仿佛在诉说着郴州从古至今的沧桑巨变。

在长辈们的故事里,我看到了郴州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这座城市,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,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,每一个故事都让我对它爱得深沉。

田野知更

参赛者: 黄江颖 (郴州市农业农村局)

午后,翻着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,梅科姆镇的故事和窗外的稻田竟有些呼应。书里说杀死知更鸟是罪过,因为它们只唱歌给人听,不做坏事。这让我想起镇上的老农,种了一辈子菜,从不缺斤少两,哪怕菜价涨了,也按老价钱卖给熟客,像知更鸟一样,守着自己的本分。

小说里的阿迪克斯让人难忘。他明知道为黑人汤姆辩护会招来麻烦,还是站在了法庭上。这让我想起村里的农技员,去年推广新稻种,好多人怕失败不敢试,他自己先种了两亩,天天泡在田里记录数据,最后收成比老品种高了三成。他说:“怕没用,得有人先蹚路。”

书里的知更鸟是被冤枉的善良人,在郴州的田埂上,这样的人也不少。有个养蜂人,坚持不用白糖喂蜂,蜂蜜产量比别人少,有人笑他傻,他却说:“蜂蜜得是花酿的,掺了东西就不是蜜了。”就像阿迪克斯说的,有些事明知知道难,也得做。

斯科茨博罗案件的原型,让我想起村里的往事。前几年有人想搞生态养殖,大家觉得成本高不看好,他硬是一点点摸索,现在成了镇上的示范户。这就像种地,春耕时看不出啥,秋天才知道收成。

莫迪小姐说阿迪克斯放下猎枪是因为高贵,这让我想到爷爷。他种了一辈子田,总把好种子分给邻居,自己的地收成了少也不恼。他说:“田是活的,你对它好,它才对你好,人也一样。”

合上书,看着远处的稻田,忽然明白,不管是梅科姆镇还是郴州的乡村,勇敢和善良都一样——就像插秧,明知弯腰累,也得一棵棵插整齐,因为这是本分。

追忆那抹鲜香

参赛者: 许宸豪 (长沙市长雅中学)

指导老师: 雷玲娜 (长沙市长雅中学)

回忆如烟般朦胧,追的不过是那抹独特的鲜香,那份乡愁,那份传承。

——题记

晨曦漫着几分寒意,冷风丝丝拂过脸颊。冬日清晨,天色雾沉沉,白茫茫的。我与父亲走在尚在沉睡的街边,昨日新年的余韵还浸在空气里,那些喧嚣的盛况,恍惚间仍晃入眼。

“到了。”爸爸指向左边一个羊肠小巷。我不解,爸爸每年新年回到老家,清晨就会“消失”,只为来这么简陋的地方吃早餐?爸爸不语,只是神秘地笑笑。

向左看去,青砖红瓦,屋檐下“金国鱼粉”的招牌斑驳老旧,牌匾右下角有一行更破旧的小字——郴州老字号。虽是清晨,小巷中却已炊烟袅袅,店内外熙熙攘攘,不少吃客旁边立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。哦,对,这里靠近火车站。赶火车还绕来吃粉?

细雨从空中冉冉飘落,一缕鲜香辛辣的咸味偷偷蹭进我的鼻中,是鱼混合辣椒的味道。我们赶紧入座坐下。爸爸像是与店老板熟识一般:“老样子,来两碗。”“好嘞——”

很快,用朱红粗拙的碗盛着的鱼粉被端上桌面。碗中,嫩白的粉条交缠在红艳艳的辣椒油中,还有几大块鲜白的鱼肉匍匐,加一点点葱茸,红白绿的图景煞是诱人。最绝的是面上覆盖半个碗的焦黄虎皮荷包蛋。吃鱼粉,这是标配。

轻嗅,滑溜溜的粉条下肚,口中鲜香环绕,滑嫩细薄,跟在长沙吃的口感完全不同;再咬一口鱼肉,鲜嫩,表皮还有辣椒油的清香。“小姑娘,吃得惯不?”店老板不知何时站在桌子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。“可以,好吃!”我答道。店老板手握汤勺,和我絮叨起来:“你爸是每年过年都要来吃呢。不晓得吧,这鱼粉可是我们郴州的非遗呢……”原来,这鲜香的鱼汤是用新鲜郴州鱼熬汤,凌晨两点开始熬,用秘制的辣椒油一起熬到六点才成;这粉皮,是用手工石磨磨出米浆,倒入蒸屉蒸熟,再切成宽窄适中、不易扯断的条状;就连荷包蛋也一定要用茶油油炸才有这外酥内滑的口感。

小小的一碗鱼粉,包含了多少传统制作工艺的匠心呀!直到我与爸爸离去,狭窄的门口人流依然络绎不绝。可我不解:老板已经这么赚钱了,为何大过年的还凌晨熬汤开店呢?只为赚更多的钱财利润吗?

漫漫凉风,丝丝细雨,爸爸回头看了一眼小巷,悠悠道来:“如果这个店关门了,有很多像爸爸这样一年只过年回来一次的人,可能一辈子再也吃不到这家乡的味道了呀!”

“鲈鱼自是君家味,莫背松江忆汉江。”我似乎明白了,爸爸的“消失”,那些赶火车的归乡人,追的不是一碗鱼粉的鲜香,追的是一种情怀,一份乡情;鱼粉老板坚守传统工艺,新年辛苦操劳,追的不是盆满钵满,追的是一份传承、一份情义。

一回到长沙,我便起锅烧水,跟着视频学做鱼粉,一心想要刻出店里那诱人的鲜香。我也成了追的一员。我追的是什么?想来,是我的根,是那份缠着根的文化传统。